



吳興文秩志

和85  
1654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方孝孺

湖烏程處士黃灑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養  
 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哭不食曰吾孝婦亡  
 矣予奚以生為其隣與其淵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  
 一孝婦吾誰取則儼心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  
 誌其行以壟斯民之不知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  
 難行也而居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女子乎今黃氏婦  
 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孝婦曾祖諱應辰  
 祖諱貴誠父諱原陰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  
 抑氣候其喜怒為其容好而後發言飲食必好進匙筋

明治四十二年十二月  
 島田翰  
 氏寄治

錄錄細事不敢自壽一陸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  
思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姊如恭以和其家故鏡財  
彷彿織能未嘗少怠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感悲  
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壘以是年十二月十九  
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石  
麟曾大父諱衍銘曰淑孝靜懿胡不永年人以為賢而  
不得乎天源左而然

南寧府通判沈君墓誌銘

解 清

士有積學砥行勸一生而不得少試者世恒以天道之  
難知述古之人尤盡其在我而已其得不得秋無自知  
焉而至於盈滿乘除之間天之意卒未嘗無在歟人  
之區、死中於旦夕而天以其冥冥者為之則謂之難  
知豈不固然、自夫知道者觀之則見其若左右手之  
相付受也斯言也豈於南寧判府翁一沈君驗之而盡  
作其然君明之德清人也世載令德六世祖序一始遷  
于烏山太父某旬翁陳考素齋伯俊並隕弗仕素翁娶  
忻氏某生君諱洪字世範別號簡一為人易直剛方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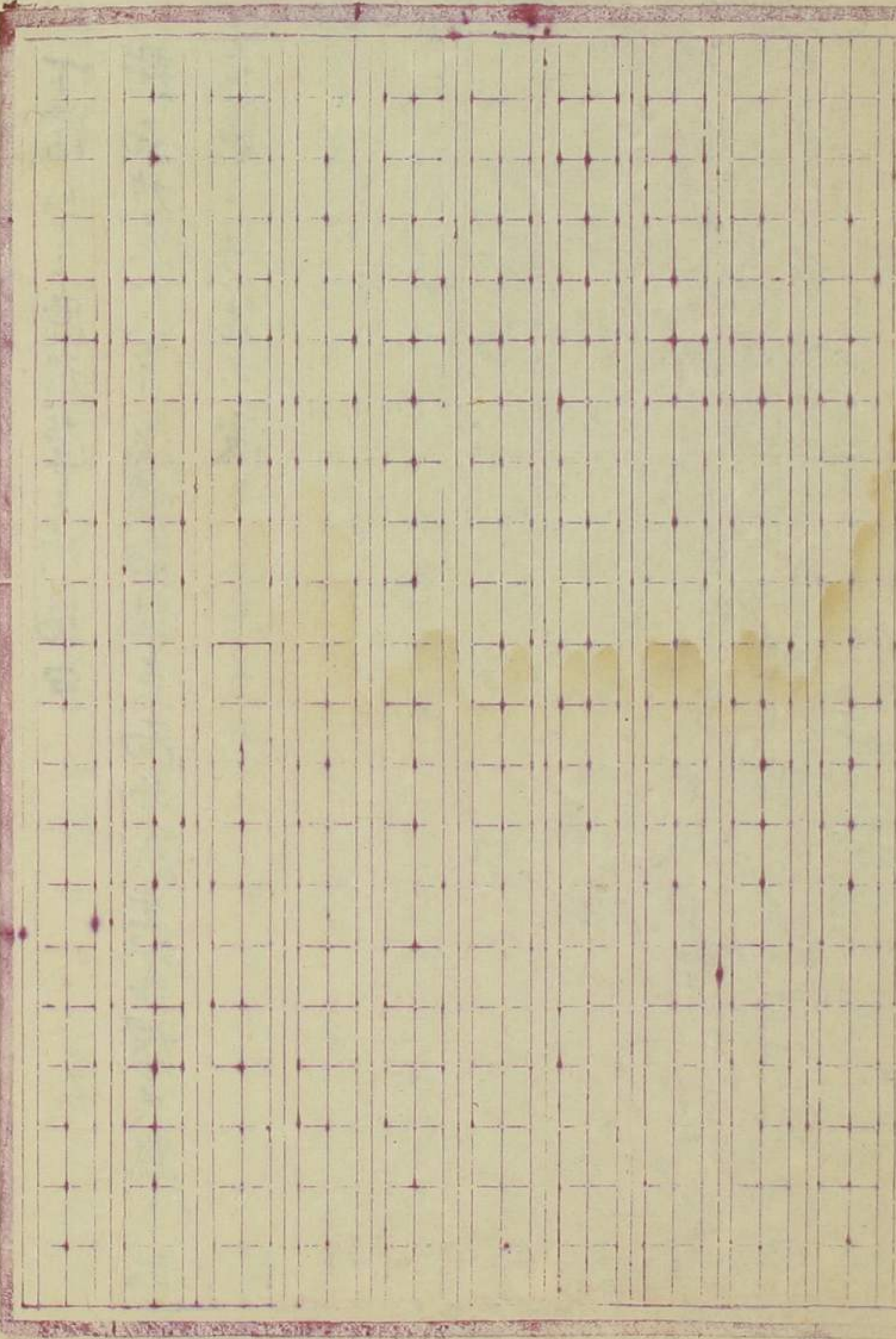
不覆圭角而中毅然不可奪十五補好學堂二十七而  
遭素高表哀不踣禮時未間猶在殯竭瘞營葬事奉  
折鴉人与祖批馬鴉人唐一室飲不復交必躬視之毋  
有主語弟幼延師教之及長為授產成室悉均分祖所  
遺不私一錢表所鴉人其素高禮族人貧不給者資贍  
之類異者皆令就學若從弟漢洪源輩皆用以此名其  
灑場屋而氣不折字不僥正德壬申以貢入太學成童  
將參部注官或導以少俸且者得善地君曰吾二親已  
不幸而祖母年益高與其侯吳係孰若早富升斗福以  
尽吾一日乎卒受重南順寧府通判去便道過家省十

日而馬鴉人卒或不導信之官亦喪異時親可也改  
君涕泣曰吾任為養也其他不依知服喪三年再參部  
改官官世家而海虞遂以不起嘉靖壬午五月十七日  
也夫君朱冠登游泮林五十二而釋褐予不可謂不老  
要家庭鄉黨無異論受官一志於為親行而可謂為寫  
兩奉檄佐遠州皆君官所不屑者而卒抱堂名以死且  
死自歸之於教蓋吾夫子云子也祿在其中矣以君之  
可遇而質之於斯言其不謂之難知所謂夫道者亦有  
時而弗与然方君之未仕也夫子杯已舉于鄉登進士  
第官晉江君始書督教勵以名節松年以周旋為時賢

令士大夫亟稱之其所以為君顯赫者既有餘地而昆  
 季蟬聯相續而起者又未艾也昔人論為善之報謂不  
 在其身則在其子孫福士之力學謂不有於今則有  
 聞於後君之子孫吾未能盡知其文辭吾亦未得見而在  
 其子孫者又安可泯哉松自晉江書滿入京師道向計  
 還朝其狀志雲同為予銘君墓予讀其辭而悲君之不  
 幸觀其子而不知天之未始忘君也既以慰松遂書以  
 答其諸君生成化丁亥五月二十有四日及卒享年五  
 十六配周氏奉宣訓導某之女子男三子即松次祀次  
 禮皆業儒女二葬以卒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墓在其鄉

下崗山之原祖塋之次銘曰

耕而植之既有獲饋而饗矣而弗感其罪謂天默之  
 與巖之吁嗟乎後之人其永也



志訓堂後序

楊士奇

吳興章自明南其子善洪武中授在平縣典史自明甫  
 寓書訓之娓娓千餘言於持身蒞政事神恤民教長親  
 賢之道備舉而曲盡蓋不徒可以贊治一邑而已也  
 之原故言之詳知之明故言之當即所言以考所存自  
 明甫其賢父子善拜受父訓捐于堂中且夕有覽以  
 吾忝乃自明甫沒善應在至令教世其官合為刑部郎  
 中為人圓敏恭慎而奉奉斯訓而至捐諸堂恒若其父  
 之臨乎上而始受命也善其賢父子善親之德與夫之  
 德周仁也儒者有言事親猶事天受天之命以事猶

子崇父之命以行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存子語父  
命而不敢悖故語父而敬天也則曰少壯至老未嘗其  
身可有一息之或間乎古之言存者必曰曾子其戒慎  
場厲之意必至啓手啓足而後免蓋必防於此哉善以  
志訓名其堂信紳君子苗之序者之記矣又以屬身余  
序余既嘉之又願嗚之未已也為書于後

始嘆服其先人文章議論有繫於心者則感激流涕或  
至抗聲恸哭世以此之唐衢云初娶朱氏生子曰鼎再  
娶徐氏生子曰彝曰固初先生嘗夢東坡性又嗜坡詩  
故號夢鶴杜用嘉東為夢坡從用嘉言晚年挈幼稚徙  
烏程水北又號水北村東烏乎先生奮自農晦家無一  
札卒能岷岷成一家之言名蓋郡邑蔚為儒宗豈所謂  
豪傑士歟銘曰河之流兮浩浩王之封兮闕闕叶其上  
慕然其下闕嗟哉浩君兮斯穴更千萬年之爾揆

張子靜墓誌銘

史鑑

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吳興張先生卒年五十八  
 明年正月二十日葬有字原其壽所往來松陵史某為  
 誌與銘門人史鐸買石而刻之誌曰先生姓張氏名淵  
 字子靜歸安人也曾祖明二祖素一父恭二世力耕稼  
 恭二聚沈氏生先生自幼喜讀書年十四五即抗顏為  
 里中童子師里中童子皆聽畏之其嚴師久之有淳儒  
 氏清先生者其徒郡中時丘大祐唐惟勤方倡為濬先  
 生時貧所業勁果躡絕往來出流輩上大祐亟稱于人  
 曰淵之坐日以加吾未見其止也惟勤亦曰子靜之才



此駟驥絕塵奮迅騰躍殆不可控御先生蓋自荆憲探  
隱稍微抉覓拾項居畜委積無所不有然後引而伸之  
大放于辭書悉以湧翁張歛散激射旋轉殊形異態層  
見疊出觀者心顛目溜不能言其狀先生之必于詩可  
謂進乎技矣郡中有富人以財自雄慕先生名覬一至  
門為榮殷遣客鉤致先生謝不往富人乃取便過先生  
家先生又不往最後果來議以圖復詩集為名淫先生  
往取之而先生不得已始為一往然非其志也先生長  
髯秀目儀貌朴野吳吳作胡語見者未之奇及其微酣  
侯興以一手拄頰睡目直視且思且草賦盈十教他人

登吳興慈感寺閣

宋 鑰

亭亭高閣倚斜暉廿載曾從此地歸往事已隨春草換  
重來似覺故人稀孤城近水青山映遠樹和雲去鳥微  
欲繫扁舟嗟未得塵華新綠釣漁磯

和張子靜

宋 鑰

尺馬蕭蕭一劍持出門長嘯向京師平生不受公孫祿  
沈愷思酬國士知海內一家天地任江東千里帝王基  
文章欲借山川助游說羞將口舌移沈老著鞭殊覺早  
荀君張督未為遲義興取道柳花便漂水浮槎信亦宜  
瀟湘鶯花堪對酒青雲軒冕本無期新亭流涕成何事  
而村架

獨立春風細咏詩

志訓重序

志訓重者今刑部郎中吳典章善之而作也善昔為山東崔平典史其父自明在鄉念之弗克面訓故遺書誨諭凡千五百餘言辭意諄懇一皆切於時用善由是自典史屬陞至今官憲祥呈第忠厚敦謹行彌篤而善益臻智彌廣而政益勤豈非有以於斯訓者乎自明歿既有年善每思往昔年濡目染之時未嘗不歎歔流涕如見父之存焉故構堂於其所居扁曰志訓以示不敢忘也間復錄其父之手跡裝潢成卷末微予言子惟父母之於子莫不知愛自強褊以至成人一飲一食一裘一

常凡日用所需苟可以與之規畫者無所不用其心然  
 徒愛之而不知教是不能盡其為父之道矣父既教之  
 而子或不肖弗克以承其教是亦不能盡其為子之道  
 矣父子之間若是烏足以論其可否哉今自明之為父  
 既克愛其子又不能教之深一而原至善之為子既克孝  
 其父又不能悟道其訓而不達是父子兩得其道矣若鄭  
 玄遺書論其子不過歎其勤信以承其家房玄齡集古  
 今家戒書好屏風令諸子取一具以為足以保躬至如  
 韓忠憲戒其子以為窮達禍福固有定分切勿枉道而  
 求以表所守史冊著之千載之下歎一不磨况自明戒

其子之立身行道居官守職誠忠畢具之善是予不為  
 得不嘉美之雖一進忠者善一道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善今佳列于朝職等刑名尤當凝心定志進思所以觀  
 皇上銘恤之憂一思所以守父之訓俾獄無冤而刑  
 不濫將來所至不惟高明遠大而陰陽之及于子一孫  
 以尔夫天報者豈有涯哉與人為善君子之道予故不  
 辭而為之序

明大中大夫江西右叅政完樸潘公墓志銘

歲惟辛亥之六月三日江西右叅知完樸潘公以上  
萬壽考行未衣佩裾偉雅其容祖于章門宿于武陽誌  
朝而道病暈劇于玉嶺終于鍾陵惟時撫按大吏霍憚  
流涕邦殞良貞民失宣惠下至官屬聞者感嘆蓋公雅  
莅事未暮而教令溫怡有德人之風若其久被然者况  
乃公之子某某函表泣于大吏他屬而始奉公極輿以  
歸袒擗荒冢躬勸行後尚也則哭賻禮一季再受感知  
公之有子也直時而使者以狀來曰孤聞之先君子千  
里之外而知其人不必其相與見也沒世之後而知其

人亦不必其相與同也禮有之先人有美而志之未有  
而誣皆謂之不孝孤不敢以誣亦不敢忘先大夫之於  
先生未嘗有以見也而尊使者之馳而哭之則亦其嘗  
有以聞也其或哀而志焉且重之銘不敢不以清嗟夫  
予有所志之美往予謂王方伯公佐李廉訪公南芳期  
名而進問之王公曰適想東粵學使者潘公于章門與  
之語而留潘公甚幸余之久于茲也曰江西之士若民  
隕而身盡而明矣而清欲言其不然而不忍也夫而非  
清欲言其然而不能也吾茲家臨仁理至于今若于歲  
矣未嘗不為江西士大夫之譽焉吾嘗再遊于茲土耳

李公听然而笑曰公亦偶而及江之人耳意葦欲述其  
親以之於矣與述也猶吾之不欲述吾國也嗟夫予以  
王公之言見公之為東志而譽長于李公之言見公之  
為子孝而思勤志孝之深吾有聞焉後三年而公從東  
粵來參江藩曾未下教封內而亟訊于予曰昔陳太尉  
下車先禮名賢臨汝恨未即通敢以幣先予愧謝喜甚  
曰公果不鄙遠江之人或以述其親二公之言已信而  
不幸予久之可以見其所以也冠蓋之西來者言諸未  
更稱公所治或有攝轡事法令精整持握不令狎故動  
然素常豁然不屑屑世俗吏所為宣索比維多賢所最

推誠而相師法者必公也予聞之益喜誠公是吾不可  
以不亟見曾致問時而公以大理初未出公之門人  
予妻長南多業若夫啟滄然而曰天不慙遠吾師此  
美善夫公不鄙遠江之人江之人乃而得而得公之東  
耶如公者予遂終不日而見之耶按狀公諱士達字去  
聞湖之書吉人也祖雲自知廣德州事有能名父秉純  
嗣靈而諸生狗文詞著者友之節公六歲受為書五行  
俱下絕角太守李公殿司理向公傑見而異之年十六  
補弟子員學使者劉公東星<sup>異</sup>之<sup>異</sup>甚<sup>異</sup>試嘗<sup>異</sup>三<sup>異</sup>冠其曹遂  
舉于鄉年二十六而成進士十年之間發憤學殖<sup>所</sup>手<sup>所</sup>錄

定常過教千卷有古文世編等行於時理臨江恂然有  
以自潔願治獄常勇於詳平者法吏不為也論吏常隱  
所不及而申其大能所至稱焉長者常為部使者重以  
最徵當試御史給事中公不喜曰吾無以隆<sup>者</sup>為也  
且若此則當以佞激言事有失得為父母老人憂於是  
朝下偶墮馬以疾辭主者乃更為公恬補主儀曹事不  
數月以母夫人病解去日夕侍藥水漿不入口者旬餘  
已起安事至滿秩為郎曰吾得以清郎周旋二老人之  
首足矣則備然乞告以歸歸無何而視<sup>公</sup>東粵之命至  
慨然不怡者久之願不<sup>得</sup>已一度嶺海所授職多知名

士日夕而報命歸省而江藩之命下矣則不為已而玉  
 請以慶行拜表祝道不避瘴暑凡以急親也嗟夫令公  
 得過家一日仰視其封公母夫人面一掩涕而決猶公  
 志也天乎其不能少假者何與夫政公居常者以為行  
 操宦千里外思其親常如對也第兄弟數十年同甘苦  
 誓無分爨外內覽苦三絕荒札柴版飢辛虛時有所市  
 外內產物已授直覺其意有嘆輒焚券不取乃至遠方  
 孤窳流廢公帶身自調葉喜而辭死為憑棺歛視遠道  
 里費而歸之蓋公悲惻慈响其天性然計玉之日宗戚  
 遊里外及遠寓言不駭悼奔奔號泣拊膺相造告語長

笑息者公起家幾二十年蕭然一室不樂仕進曰凡  
 吾所以任不能已者三大父某以明徑止下秩而未有  
 贈命嗣祖母陳以貞節老莫以上國族多而貧有不能  
 魚菜其先者當為田百畝以祠春秋凡此吾所以有待  
 而不能去也悲夫安知夫雅志未就而公不待節忠  
 孝之繫予既有聞而媿睦收卹其詳於今如將見之焉  
 者雅微知已有不與其後之人教其美而忘之者乎予  
 宜銘公淑人張氏淑以貞成公清而助之仁勤于姆訓  
 公子四長基慶娶鴻臚寺正卿錢士完女次基祉娶孝  
 廉朱正邦女次基祜娶孝廉嚴嘉廷女次基禎聘右諭

德溫體仁女女二一適江西按察使閔洪字次子及申  
一許字山西按察司副使朱汝器長子永昌孫男二上  
咸基慶出 基社出銘曰 凡政有經匪一其教若  
陳安命孝子惟孝公越吳越光岳醜奧夙智自遠明  
發有耀資任為親慎慮明操于理于藩始卒江右清法  
潤活江人其受公在儀署夔龍之造公視學字象胥來  
效宣猷振米方炯方茂而親是思辰轉欣履凡公有行  
孝以為首禮無遠綫施不似富家夸者倫好進凌趕違  
清失厚苟熾而暴彼其好還決裂欣咲公無奪服恬懿  
內昭持之樸政玩之弘沙頭處不就數移而告有美莫

寔歛其中道田怒誠感訃至咸悼以此親彼來且以較  
我聞孝尊惠也其報子乘而才流風允紹天日之東有  
鬱而秀公歲其中陟降靈甫永其具吉以徵其後



書朱灤州遺事

鄭兆龍

朱山湖州歸安人乾隆二十四年知灤州事廉明剛直  
 不畏強禦初之任有旗人與平民訟旗人不直山呵責  
 之旗人起立與山爭論山林之法旗人當杖者送旗官  
 衆旗人大噪次日諸有勢力者咸詣山山聞則令開大  
 門傳令諸吏隸悉集自堂以次叙立至門凡千餘人眾  
 旗人以為山且出迎已良久不出則直入吏執兩傍立  
 者肅然無聲至堂上則山已據案坐矣見眾旗人徐起奉  
 手曰山羈賊事不得得門下諸公何故至此眾未及答  
 旋以手撫其座曰此灤州知州應坐處坐眾皆失色因  
 較州先生文存

前言杖旗人事山問旗人何人耶眾曰主子奴才耳又  
向朱山何人耶眾曰主子官耳山因言曰主子官寧不  
得杖主子奴才耶且統知物者有道有德制杖或不當  
罪尔應化告之此朝廷法也爾等恃以何為因唱令盡  
縛之諸吏隸齋聲大呼旗人惶恐眾震以得脫為幸卒  
不能辱滿河臣稱皇帝為主子自稱為奴才故令旗人  
武職著為定編云居久之直隸總督方某以文書來物  
取米千石吏白向例給米二千金其金係諸富民監所出  
山曰制府取之我我取之富民富民則取之貧民  
受其利者制府而受其害者貧民也孰若不與制府不

得利貧民亦不得害卒不與方大怒從知滄州滄平  
地瘠而尚要衝戶不滿五千每月供給差役不可勝數  
又其民頑梗不可治欲得其中傷之山之物民有訟  
者一人理屈為杖持刀欲自刎吏奪其刀山止吏曰  
爾無恐任其死耳死則杖其尸其人遂不死受杖而出  
無何具列戶口指方言氏貧不堪供役宜除去狀方無  
以難從之氏既畏山之威懼又除去諸供役則大喜翕  
然以治歲餘卒不得一事方不可奈何愈欲中傷之甚  
因使令某州捕蝗比至則蝗已散天矣諸任事者常得  
流徙罪因并列山名奏上見山名識之曰朱山在福建

甚有能名且捕蝗不涉滄平州事赦之仍命屬方部下  
方多方遠以難之卒不能屈初山知福建臺灣某縣事  
會部縣歲餼民止死不及聞之府以倉穀救萬石借之  
府助山擅取倉奪其官餼民困相聚甯山谷以山失戒  
為名上聞遣遠山等廷向之置府大辟歎大用山部議山  
不豫申請不合法特徙甘肅權以縣令用歲餘除知縣  
州事 上所特命也山為人警捷而勤敏讀書過目成  
誦居官不延幕賓文書訟獄皆一人所理治能自刻苦  
惟以一刀佐水火雜役出入以一僕自隨布衣蔬食不  
厭性嗜酒能飲五斗許每夜治文書令僕持酒壺侍飲

連日不醉事亦無錯誤者又能於馬上作細楷他人難  
端坐撰畫不能及也山狀貌短小而秀如洪鐘方  
上廷問時人或戒之曰公之 上前宜任聲之  
上前初就任後卒響亮如平時每發一語香徹殿上  
上奇之其見上官言辭侃然以故方疑忌之而不敢奪  
蓋秉盛氣此攝去後置此職同知以事見方之歷之曰  
公任事久良苦我今良鄉且授公矣良鄉殷富官居其  
地者歲得金數萬蓋度其終不為已屈轉歎結其歡心  
也山不肯又調秦強山大言曰山不才治預理劇尚有  
微長遂往迎來實非所屑且山初任灤州大人特使之

滄平州後又獲捕蝗非蒙 上恩亦不得復見大人於  
此美山年已六十行且歸老滄平州耳不願往要地  
也苗是時方面如土色同見者皆服膝莫敢仰視率謝  
病之滄平州時人五十家以次拜晨之山初無子老猶  
置妾產一子方生而山正病甚其弟適自京往視之謂  
之曰山於滄平及捕蝗事罪不測 上特赦之雖折骨  
碎身無以報也今死矣以此子累我弟幸長雅賢必教  
之讀書幸而仕必思所以報 上恩者切莫取民間一  
錢一粒使以父歛限于地下也後苗以戒生年及此倍  
告之言死苗卒滄平人無老幼哭之如喪其父母焉

陳無軒先生歸湖州序

謝麓賢

嘉慶丙寅秋烏程陳無軒先生司訓鎮海之五載引年  
致政一時門下士留之不克其後進謝麓賢為先生志  
年交揖而語曰先生以七十有四之年告歸固當至諸  
君子夙荷釣陶而麓親炙尤密駟載道語業年期其  
可然而不言夫弟之於師也以神不以迹苟能率其教  
雖彼此果實提命依茲否則日侍函丈間咫尺千里夫  
復何益且諸君子亦知 國家設官之意乎郡有丞倅  
縣有丞簿尉學訓導訓導非丞倅丞簿尉比也其分蓋  
與教諭並若專以責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歲稽月考

覽者嘆之不肯若策之固不僅以詞章記誦之學相勸  
勉也自漢唐來祿是成者無如宋之胡文昭文昭故醫  
教授先生之鄉從游者常數百人窮經致用審判為醇  
儒出則為良吏由其講習者有素故其去也人弗能忘  
為尸祝而俎豆焉先生以太學上舍生作吾鎮司訓教  
倫飭紀涵育不徒歐陽子所謂吳興先生富道德者非  
歟暇則以詩古文為汲引不肯如庸猥輩啟迪沈諸君  
子之賢共相砥礪者也他日或以徑術飾吏治或以端  
整為鄉間祭酒莫不推本先生之教則先生雖去猶未  
去也當与吾何足計哉先生旅滬有日賦詩寄志不徒

忘情於諸君子一知諸君子之不能忘情於先生是誠  
相接以神者矣篇敘述其所見所知者以當諸君子祖  
道之備云

宋談鑰催煎聽題名記

從趙氏備考錄以許志校通志談鑰歸安人淳熙

八年  
進士

漢會稽郡海鹽故武原有鹽官唐代宗時推鹽杭有場  
 臨平有監今之鹽官縣即武原之舊鹽官買納鹽場即  
 臨平監之舊而蜀山諸場即杭場之舊也蜀山名見隋  
 志在縣西南二十七里瀕海斥鹵催煎官寓治焉又西  
 南十餘里有巖門山亭巖相接總曰巖門蜀山鹽場紹  
 興初海岸傾圯乃移治於邑南百許步兼下管催煎淳熙  
 中又兼上管今統之場四俗稱西四場者是也鑰叨  
 第赴調授任於此及缺聞鄉先達言父祖為是官時事

簡課辦自初宦至秩滿率用賞也選階私竊慰幸謂賞  
非所覲得優暇習故書足矣暨至眎事按籍則職務叢  
委課或虧負文移呵問時時有之與所聞弗稱豈時與  
事異耶抑因仍以至是也載念古昔聽有壁記所以識  
名氏者勸戒聲叟營道刺史之作最為直筆今邑官諸  
聽悉有之此獨慮闕堂有喜焉承乏之三月竭慮補鑄  
事稍就緒會邑甚旱使者以朝命差稽察振濟督課之  
外賦廉勸分為日不給既又被監使傲監仁和納場又  
易押黃曉紫兼本司主管文字今年二月始力清得還  
以溢額揭格為錢三弟又得石於邑長因詢訪前政以

沈渡以未十八人命工鐫刻疑者闕之若其人之如何  
鑰跡翹無絲剛藏稽諸既驗則已有持符衣繡者把麾  
凝香者乘二車而五子蟬聯桂籍者階陞於列而後嗣  
登瀛擢蒲今為奉道憲使者其間踴躍不傷者亦不少  
去此未遠而未躋膺仕者亦有焉惟福善之應則有未  
盡而天定之際或不可知使繼此者觀之庶幾有攷且  
以以屬書貽後云淳熙十六年十二月朔吳真設鑰記  
并書

宋談鑰重脩鼓樓記

從談氏外志錄參成化府志以周氏春藝文前編校

重屋日樓門上為樓曰雉自秦漢間郡有雉門今邑治

亦皆有之或呼為勅書樓上置鼓以警犯漏而莫得事  
茲監官奉漢舊縣志記云政和七年王君昞作樓  
以榜縣額樓楹板題云宣和五年令金譽脩則今之縣  
樓蓋作於政和而脩於宣和者也縣宣和至今僅七十  
載中更覆故而劫火弗及巍然冠於通門俯瞰官廨民  
房若大父之領諸孫規制亦宏矣惟是閱歲宗長日薄  
而蝕四宅隱蔽梁桷繞南楹腐柱欹礎墊孰甚岌岌踈  
撐以脩木維以巨索猶將厥焉過其下者惕然加悚皇  
上嗣位之年稽山陳君被命來宰振弊飭蠹民安其政  
越明年以整辦向厥而嘆曰監官自昔號壯縣建炎就

渡駐蹕錢塘州又密拱神廟如古下邦被禍而境南距  
海利原所出有十監場故令兼主監監控扼險要有五  
巡察故令兼監兵馬而進樓傾敝若是非計以聳百里  
之觀瞻助行都之雄傑也乃會寮佐謀新之是人傳向  
德忠贊決富室清助其資班匠願效其技間民欲致其  
力君一無所受鉤泉之風隱於吏者以三十翁貿材鳩  
工豐約惟稱真復於二月之丁未暨三月壬午辰戌昔  
之杞榘而欹者莊立而若持漫漶而緇者鮮潔而若怡  
撓敗而摧者天矯而若飛復不及民悅疑神造識者於  
此觀政矣故嘗謂當今宦途莫難於為邑而劇邑尤難



存令者雖有強敏通練之才亦或迫於文書或會戴星  
出入焉日不逮視治政若傳舍有上雨菊風弗加省者  
一則曰吾勞瘁無暇遑也二則曰吾簡便無庸真作也  
與古人一日必葺之意異矣陳君宰馮猶是淮事有聞  
乃能更葺此樓不可以無傳也邑人以鑰學文清載厥  
事鑰辭不獲謹為識其歎末君名忠字行可階奉議郎  
紹熙元年四月癸卯從事郎監嚴門蜀山監場談鑰撰

夏四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據韓鏞奏江蘇高郵州巡  
檢陳倚道揭報查獲私描印篆假給串票具稟該府州  
俱未批發本年正月初十日將各稟彙錄詳撫藩各衙  
門亦未經批發因將所獲各項錢糧偽串請據情代奏  
等語細閱此案情節及所粘印信真偽顯然自非出于  
捏造聞鶚元係朕信任之人平日辦事尚屬認真似此  
雕摹印信侵蝕錢糧之事一經發覺卽應嚴行究辦據  
實奏朕必寬其失察之咎乃於陳倚道詳稟時竟置之  
不問既已失察於前又復掩飾于後殊負委任此案既  
經陳倚道揭報必須徹底根究務使水落石出見已欽

派大臣前往秉公審辦該撫諒不能將陳倚道加以陷  
害滅口著傳諭閔鶚元即將此案情節確切聲明先行  
據實陳奏如一無欺飾雖有應得之咎尚可量從末減  
儻意存迴護希圖顛預蒙混一經欽差大臣究出實情  
恐該撫不能當此重戾也又諭地方徵收錢糧全憑串  
票為據高郵州胥吏竟有私雕印信假票重徵之事實  
屬大干法紀既經巡檢陳倚道查獲偽串稟明該州究  
辦該州意存袒庇沈閱不辦及通稟巡撫藩司本府各  
衙門俱未批發又令該巡檢採辦硝斤自係藉差派往  
他處以圖消弭此案如此通同欺蔽徇縱屬員尤非尋

常袒庇可比竟比直隸疏辦盜案更大矣查閱該巡檢  
黏連呈遞偽串二張比對真串印篆不符顯有私描私  
雕情弊該巡檢稟請查究實非無因况該州因陳倚道  
屢次具稟面諭該巡檢此係前任之事我既失察于前  
以救敗不過勒令書辦將錢糧彌補無庸過慮是該州  
亦知此案情蔽屬實特因前任事件推諉不辦意欲彌  
補錢糧將就了事以掩其失察之咎若地方官于此等  
侵蝕錢糧釋竟敢私行取補則倉庫設有虧短侵漁亦將彌  
補不辦耶書辦身係滿州世受國恩非他人可比高郵  
州雖其所屬但陳倚道止稟撫藩並未向該督具稟書

麟自無由知悉將來咎止失察亦無所用其迴護見在  
已欽派大臣前往查審著傳諭書麟卽速提集犯證調  
齊卷案于欽差未到之前先行查明據實馳奏若敢徇庇  
閔鶚元康基田查究不實且以該州吳瑛係吳嗣爵之  
子稍存袒護一經欽差查訊具奏必將書麟一併治罪  
想該督亦不敢代人受過也

諭高郵州巡檢陳倚道揭報戶部查獲私抬印信假給  
串票一案曾經降旨令書麟閔鶚元查明據實先行覆  
奏昨據書麟奏知州吳瑛袒庇書役沈閣不辨屬實已  
將吳瑛革職嚴審吳本日據閔鶚元覆奏此案先據巡

檢陳倚道稟報卽經批行江甯藩司會同嚴查速辦仍  
候督院批示嗣于二月十二日經過揚州該前劉炳知  
州吳瑛稟稱假印偽票一案見在拏獲糧書夏培究出  
實情等語前據韓鏞將陳倚道揭報詳文及呈驗私抬  
偽串呈覽朕卽以此案情弊顯然自非出于捏造該巡  
檢卽于正月十六日稟知閔鶚元而該撫並未參奏已  
屬袒護劣員卽應立予嚴懲因念該撫平日辦事尚屬  
認真著卽將此案情節確切聲明據實陳奏雖有應得  
之咎尚可量從末減故特派慶柱等會同書麟前往查  
辦外復令該撫先行覆奏朕之于閔鶚元不啻推心置

腹乃閔鶚元始終祖庇吳瑛曲為開脫以此案係州<sup>該</sup>京  
出賣屬有心取巧又復稱此案仍督院批示試思此案  
件應督辦乎應撫辦乎吳瑛曾稟總督乎抑先稟伊巡  
撫乎伊乃意欲誣過總督將來定案時朕未必將通省  
大員聚行罷斥若書麟得遠寬免伊亦可者冀留任詎  
知陳倚道若果稟知書麟而該督並未奏奏此時更當  
加倍治罪矣儻閔鶚元果無消弭情弊當陳倚道稟報  
時何不一面奏聞一面咨會總督彼此連銜速辦乃僅  
于陳倚道稟內批示非瞻徇屬員而何直隸馬士等一  
案朕將大小官員嚴行懲治閔鶚元豈不知之然劉我

不過形同木偶司道等孰延不結尚屬廢弛公事即朱  
腹松亦未稟詳總督朕尚將劉我降用富尼善朱瀾等  
分別嚴行治罪今江蘇高郵州私雕印信假串重徵關  
繫官員書吏重罪其事較之直隸遲誤盜案更大而閔  
鶚元始則意欲彌縫其事繼復飾詞迴護實屬狡詐負  
恩朕臨御五十五年夙夜勤求治理未嘗稍事暇逸雖  
意欲于六十一年歸政然一日在乎其位即一日業乎  
其官此可告之天下臣民者乃閔鶚元欲以此大干法  
紀之事希圖顛預混過於朕前巧為嘗試其居心大不  
可問矣朕方以閔鶚元久任巡撫尚能實力辦事將來

或內用尚書外推總督皆不可知伊竟福薄災生自取  
罪戾豈可復膺封疆之任聞鶚元著即解任交與慶桂  
等一併歸案實審所有江蘇巡撫員缺著福崧調補何  
裕斌著調補安徽巡撫其江西巡撫員缺著姚榮署理  
托倫著補授江西布政使其所遺江西按察使員缺著  
司馬駒補授

諭軍機大臣等康基田專任錢穀於高郵州雕描假串  
冒徵錢糧之處一經發覺即應嚴行究辦儘巡撫有迴  
護屬員情事該藩司本有奏事之責若果據實嚴來或  
徑詳揭督撫方為不負任使諒聞鶚元亦難勒令徇隱

乃康基田于本任應辦之事復移文臬司查究如此推  
諉遲延竟至三月之久非有心袒庇該州即係迎合聞  
鶚元之意欲圖消弭其事康基田向來熟悉河務辦事  
尚屬認真朕方加之委任此事不應有心徇庇若此深  
為可惜著傳諭康基田即將此案因何不據實參奏並  
有無瞻顧上司請託示意抑係已意徇庇屬員一併明  
白直奏將來定案時或可稍從末減毋再稍有隱飾自  
貽伊戚也

庚午諭據書麟奏查審高郵州假印串票一案大槩情  
形一摺內稱高郵州知州吳瑛接據陳倚道兩次具稟

並不批發揚州府知府劉炳於陳倚道具稟之後即行  
提審將林之佩假印偽票各情究出尚無扶同徇庇情  
事因該府將陳倚道之稟批發到州閱鶚元康基田將  
陳倚道之詳批行到府陳倚道無從知悉以致疑為未  
批等語閱鶚元于本年正月十六日接閱陳倚道稟帖  
不即參奏二月十二日路過揚州經該府劉炳知州吳  
瑛稟知此事又未親行究辦直至三月初四日吳瑛控  
稱訪問詳報始批司飭府提審耽延兩月僅以一批了  
事明係遷延不奏有意消弭其袒護劣員之咎實屬百  
喙難辭知府劉炳奉委審辦此案業已訊出描印偽串

情節復藉稱祀證未齊不即道詳辦理其為扶同徇隱  
情弊尤屬顯然乃書麟並不細覈詳稟批發月日嚴究  
徇縱情節將閱鶚元參奏轉稱閱鶚元曾經批飭到府  
陳倚道無從知悉劉炳業已提審尚無徇庇情事代為  
掩飾枝梧曲加開脫殊出情理之外書麟其何胆敢為  
此奏欺朕乎此案關係吏胥假票重徵官吏通同欺蔽  
已特派慶桂王昶馳驛審辦以書麟平日辦事尚屬認  
真陳倚道並未稟過總督該督咎止失察亦無所用其  
迴護是以令其會同查審今轉先為開脫希圖掩飾並  
不將閱鶚元及該府劉炳嚴參一味瞻徇實屬有負委

任書麟失察於前之過小欺周徇庇之罪大矣此時將  
自故不暇何能從井救人耶書麟著交部嚴加議處又  
諭據書麟奏查審高郵州假印串票一案一味瞻徇支  
飾為閔鶚元等巧詞開脫已降旨將書麟嚴加議處矣  
朕反復思之此案閔鶚元若于於正月十六日接閱陳  
倚道詳稟即一面批飭藩臬兩司一面通知總督商辦  
豈兩司轉不具詳總督是此案不獨撫藩知之而書麟  
與臬司于正月內亦即早知有此事矣書麟豈得諉為  
不知臬司又何以不辨此皆有案卷月日可查人證可  
質者且閔鶚元于正月內陳倚道具稟時實有此批該

巡檢豈有自行揭部並有未奉批發之語明係二月內  
閔鶚元經過揚州知此案終難掩飾始授意該府州捏  
作訪聞查拏道稟方有仰藩臬查辦仍候督院批示之  
語以為掩飾弥縫却過地步則所云陳倚道詳稟即時  
批飭其為事後補批更屬顯然斷難逃朕洞鑒閔鶚元  
袒護屬員延閣不發並不劄知書麟該藩臬又不詳稟  
而知州吳瑛于上年冬間節據陳倚道稟知此事沈閱  
數月直至本年二月內書麟路過徐州時始行捏情具  
稟知府劉炳亦係於上年十二月內接到該巡檢稟報  
匿不具詳是一省大小官員自巡撫藩臬以至府州通

同蒙蔽將總督視如無物書麟若稍有人心見此情形  
方且憤恨之不暇何乃轉為袒庇竟欲將閔鶚元等全  
行開脫實又出朕意料之外由此推之外省官官相護  
惡習牢不可破督撫等皆如此連為一氣罔上行私又  
何事不可為耶朕因書麟在總督中係屬知實心辦事  
小心謹飭之人於河務尚為諳習是以原其失察之咎  
特加委任令其同慶桂等審辦此案尚係格外之恩竟  
不料書麟胆敢有心欺飾希冀化大為小以此奏豫占  
地步欽差大臣到彼時即可傍壁循牆依樣葫蘆將就  
完案不能出其範圍此等伎倆敢於朕前嘗試視朕

為何如主耶書麟係高晉之子世受國恩經朕不次加  
恩擢用總督尤非他人可比若以朕年已八旬精神或  
有未周於大小事務不能如前照察遂思巧為蒙混如  
此居心欺罔即予正寘重典亦屬罪所應得且書麟甫  
接駕而去未見朕之精神如舊乎竟敢如此實為可惡  
姑念該督平日居官尚稱廉謹而于河工事務亦能留  
心尚可暫寬一綫但僅交部嚴加議處不過議以革任  
不足示懲書麟著先革去翎頂暫留總督之任以觀後  
效其應得廉俸等項全行停止俟定案時再覈其情罪  
另降諭旨不必交部議處並著將指出各情節即行據



發天良據實明白回奏康基田身任藩司錢糧是其專責乃于本任應辦之事經巡撫批令嚴查轉移交臬司辦理推諉遲延竟至三月之久況藩司有奏事之責一接陳倚道稟報即可據實奏督撫等諒亦何敢抑勒消弭乃亦瞻徇推諉非祖贖屬員即係迎合閔鶚元之意其咎實無可逭康基田亦先著革去頂帶暫留藩司之任且俟定案後再降諭旨看來此案甚有關繫非慶桂王昶所能審辦者且恐二人不能堅定漫無主見必致附和書麟所奏代人受過慶桂等竟無庸在彼辦理即著將閔鶚元劉炳吳瑛傳旨革職等因案內犯證一

切卷宗迅速押帶解赴熱河行在審辦途間務須小心防範若閔鶚元等或有畏罪自戕之事必將慶桂王昶按律抵罪巡檢陳倚道有應行質證之處亦著帶同前來並著慶桂等諭知該員此案係伊揭出本屬無罪之人見在帶往質證一經得實必邀聖恩獎擢不必稍存疑懼如此明白告知不可加以恐嚇也朕臨御五十五年親綜萬幾勤求治理今距歸政之期尚有六載猶日孜孜不懈內而各部九卿外而督撫藩臬俱宜屏除私意各矢忠良勉力奉公小心敬事如敢稍存欺蔽則是罪由自取朕亦不能曲加寬宥此事前車之鑒勿謂朕

言之不豫也將此通諭知之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前聞浙省漕務有浮收情弊降旨  
令伍拉納訪查茲據奏稱見有嘉善縣糧戶陸建業等  
來閩呈控草書袁坤一漕總秦惠勳等將伊運交漕米  
一百六十一石僅給一百石九斗九升串票業經飭提  
案內緊要犯證串簿解閩親審等語是浙省漕務浮收  
加耗積弊仍未清釐而吏胥等敢于乘機作或竟係  
該管地方官亦有通同故縱情弊琅玕才具中平為人  
老實易為屬員蒙蔽願學潮尚知謹慎自守而不能約  
束伊子更難望其整飭地方必須該督切實嚴查方能

肅清積弊今伍拉納一經糧戶呈控即行提赴閩省親  
行審訊所辦極是著傳諭伍拉納務即嚴訊犯證檢査  
串簿秉公據實具奏不得稍有瞻徇至琅玕身為巡撫  
不能清查漕弊咎已難辭若敢稍存迴護授意屬員以  
冀消弭此事或伍拉納被其所欺豈能逃朕洞鑒朕必  
照辦理高郵假串一案之例將琅玕等解來京審辦聞  
鶚元即伊前車之鑒恐該撫不能當此重責也  
己亥諭高郵州偽串冒徵一案書麟聞鶚元等有心徇  
庇取巧負恩節經降旨嚴懲見在聞鶚元等業經解到  
文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嚴審定擬後仍發往京城

著大學士九卿詳酌定擬此案陳倚道雖未稟知臬司  
但知府劉炳接到陳倚道吳煥先後稟詳于二月十五  
日具稟王士荼而閔鶚元又復批飭藩司會同該司查  
審臬司有奏事之責見撫潘通同徇隱自應據實奏  
一面親提嚴審乃亦置若罔聞延閣不辦非迎合上司  
即係袒護屬員與陳倚道稟知康基田而該司並不恭  
奏提審有意逢迎徇庇厥罪維均今康基田業經革職  
掣回解赴熱河審辦該司臬係棄瑕錄用之人如此負  
恩溺職豈得置之不問王士荼亦著革職交與書麟福  
崧嚴審有無以合祖庇實情定擬具奏所有江蘇按察

使員缺著陳奉茲調補其所遺河南按察使員缺著李  
濤補授

甲辰諭福崧奏前任巡撫閔鶚元任內有句容縣知縣  
王光陞詳稱該縣糧書江嵩年等將花戶完納錢糧拆  
封侵挪一案閔鶚元僅批飭江甯府提犯審訊難保無  
瞻顧輕縱見已飭委臬司王士荼馳赴該縣調覈糧串  
犯證來省親加嚴鞠等語閔鶚元久任封圻從前尚能  
實力辦公留心民事况伊科分已深朕原欲內用尚書  
外擢總督或將來閣員乏人即簡任綸扉皆不可知乃  
于巡檢陳倚道稟詳高郵州書吏假印冒徵鹽次具稟

知州知府並不批發一案聞鶚元始則有意消弭繼復飾詞迴護罔上行私罪無可逭因令革職等語聞解赴熱河交軍機大臣等嚴加審訊見據供認屬實俟原基田解到對明後再交軍在京大學士九卿等定擬具奏朕猶念聞鶚元在巡撫中尚係可用之人欲于法外施恩會向軍機大臣言及或可從輕定以發遣新疆但已年逾七十將來尚可准其納贖朕之于聞鶚元特加寬宥者原因其平日尚知愛民勤事故不忍真之重典乃令于句容縣糧書擅自拆封侵挪舞弊一事又不親提嚴審僅以批飭兩司及江甯府查辦了事試思句容即係

江甯所屬該府自顧失察屬員處分必致代為掩蓋彌縫力圖開脫豈肯認查訊究出實情亦必至如高郵一案上下通同徇隱使鄉愚小民屢受蠹役劣書之獲免抑莫伸朕又安用此大吏司牧為耶即如以聞鶚元所犯之事即交聞鶚元查審伊豈有不自行迴護之理況高郵假印冒徵甫經破露而句容縣書吏又復有私自拆封侵蝕錢糧之事江蘇為財賦之區錢糧繁重兩三月內即發覺二案則各屬似此者亦當不少可見聞鶚元坐享豐腴惟知養尊處優而於地方關繫擾累閭閻官吏作奸犯科之事一切付之不理並欲為屬員豫留

地步任其掩飾蒙混沾譽徇私昧良負恩莫此為甚此而不嚴加懲治何以肅吏治而儆官邪且高郵一案係巡檢陳倚道揭報戶部始行敗露並非朕有意吹求亦無人在朕前奏及總因閱鶚元受恩深重如此喪盡天良無事不心存欺飾以致天奪其魄接踵呈露實為天理所不容直隸馬十等一案劉戡不過形同木偶司道府縣耽延不結尚係廢弛公事今高郵句容二案假串侵那俱係有累百姓之事閱鶚元竟敢玩視民瘼徇情亂法封疆大吏皆如此居心行事紛紛效尤民生國計尚可問乎是閱鶚元不能再為寬貸著交大學士九卿

於定擬時即當問以重辟用示懲儆福崧甫到江蘇即將此案查出據實參奏並不稍事瞻徇尚屬可嘉著交部議叙著句容縣知縣王光陞即著革職交與福崧提同案內犯證袁公嚴審定擬具奏朕臨御五十五年兢兢業業無日不以敬天愛民為念此天下臣民所共見共聞者迺閱鶚元欲將此等大干法紀之事希圖顛預混過是誠何心朕壽躋八旬普天同慶今歲錫恩之事甚多若于此等重案因舉行慶典遂爾加恩寬宥不嚴加懲治則封疆大吏又何以示儆朕不為也朕代上蒼惠養黎元孜孜不倦惟有日慎一日以期朝野又

安共成郵治而民生休戚時切於懷凡內而閩部九卿  
外而督撫藩臬俱宜仰體朕懷各矢天良小心敬事如  
因朕年高未必留心萬幾稍存欺蔽使吏治不能整飭  
民隱壅于上聞閱鵲元即前車之鑒慎勿以身試法也  
將此通諭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福崧奏句容縣糧書侵用錢糧一案派  
委司道嚴查續行查出歷年侵欺銀三千七百兩漕米  
八百餘石見在親往查辦等語所辦不避嫌怨甚屬持  
正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以示嘉獎江蘇為  
錢糧重之地高郵一案甫經敗露今復有句容縣糧書

歷年侵蝕銀三千七百餘兩漕米八百餘石之多此項  
錢糧例應年清年款詳解報司該書吏等又何能侵蝕  
入己必係官吏通同以完作欠至漕米一項按額交完  
一有短缺即不能足數免收又何以侵蝕至八百餘石  
之多明係解面浮收上下漁利此等情節該督撫漫無  
覺察一任蠹書侵欺弊弊而總督藩司駐紮江甯竟同  
聲贖該省官吏作奸犯科之事竟至上下相蒙毫無顧  
忌或恐不止此矣書麟久任封疆受朕恩眷最為深重  
乃竟坐擁廉俸不思正己率屬一味養尊處優任聽地  
方諸事廢弛若不嚴加懲治何以肅吏治而儆官方著

傳諭福崧即傳諭將書麟革職等因解交刑部治罪所  
有兩江總督事務著福崧暫行兼署候朕另行簡放福  
崧甫到江蘇即能查出此案秉公嚴辦業經勢不兩立  
不必再存討好邀譽之見務須徹底清釐認真查察儻  
仍有似此官吏舞弊擾累民生之案或道府有徇庇屬  
員通同欺隱情事當即據實嚴參毋稍隱飾方不負朕  
委任封疆大吏足能各發天良認真辦事朕斷不因眾  
人有怨慙之言轉加責備該撫又何所畏憚而不認真  
查辦耶至前任句容縣吳汾亦著革職等因歸案審辦  
閱鶚元因何將該員委調他處或明知該縣官吏有此

通同舞弊之事故令王先陞前往署理希圖代為彌補  
掩蓋亦未可定亦著該撫一體嚴查據實覆奏  
癸丑諭江蘇高郵州書吏偽串冒徵經巡檢陳倚道疊  
京知府並不批發查辦及通詳巡撫藩司又不親提嚴  
訊據實參奏閱鶚元始則有意消弭繼復捏詞欺飾昧  
良負恩罪無可貸因將閱鶚元革職等因解赴熱河經  
軍機大臣等審訊屬實按律治罪書麟身任總督統轄  
兩江察吏安民是其專職乃於高郵書吏飢法累民重  
案既不能覺察于前及事經敗露又思為閱鶚元等飾  
詞開脫行私罔上獲罪甚重猶以伊在江寧事或不知

格外加恩止革去翎頂暫予留任外間無識之徒或有私相竊議謂朕于滿漢大臣獲罪懲處有所輕重歧視于其間不知巡撫為刑名錢糧總匯衙門閱鴉元於此等關繫肯微累氏之事既經巡檢稟揭猶復上下通同徇隱僅以批飭兩司了事玩視民瘼莫此為甚實屬辜恩溺職而書麟駐紮江甯距高郵稍遠或一時耳目難周且陳倚道亦未將此案稟知總督尚可量寬一綫是以未及將伊革職等問朕于諸臣罪戾處治一秉大公輕重原視其人之自取也及據福崧查出句容縣書吏私自拆封侵用錢糧一案閱鴉元又僅批發兩司交江

甯本府查辦該府自顧失察屬員處分必代為彌縫開脫又致如高郵州一案上司屬員連為一氣使鄉曲小民屢受蠹役侵漁究抑無伸閱鴉元之罪更重昨福崧果又續查出句容書吏侵用錢糧三千七百兩漕米八百餘石與從前該縣所報數目多少懸殊是江蘇官吏積年舞弊擾累閭閻吏治尚可問乎書麟駐紮江甯距句容不過數十里非如高郵相離稍遠安徽江西隔省者可比書吏如此作奸犯科將正項錢糧漕米竟敢公然吞蝕書麟僅據虛位形同木偶朕又安用此總督為耶是高郵假印一案書麟尚可稍從末減而句容書吏



侵蝕銀米密通江甯書麟亦竟漫無覺察其罪實與聞  
鵠元相埒是以昨降諭旨將書麟革職擊問解交刑部  
治罪向來各省刑名錢穀事件總督往往以非其專守  
委之巡撫兩司而於官員題升調補又復攬為己職獨  
操進退之權及至貽誤廢弛又復借詞推却殊不知總  
督有統轄之職糾吏除奸徵漕納課皆應當心整飭豈  
總督坐享高爵厚祿僅令管理兵丁營伍遂可謂無負  
厥職耶書麟聞鵠元平日皆尚能辦事為督撫內之中  
上者故朕特加倍任用恩遇優隆乃不料伊等竟如此  
玩誤地方于民生休戚漠不相關負朕倚任深恩則其

餘中下胥撫又安能使朕委任無疑乎是不但于大吏  
難以倚信即朕亦將無以自信矣朕不僅為書麟聞鵠  
元愧而朕無知人之明亦且自引以為愧於此益信為  
君之難今年為朕八旬壽辰普天同慶若四方無事朝  
野乂安而官吏等皆知大法小廉奉公盡職朕豈不樂  
坐慶昇平延洪中錫乃地官方彝擊營私而封疆大吏  
復為之庇護瞻徇今既破露又安得置之不問朕于臣  
工過戾事或因公即尋常之時亦且加之寬恤竄有際  
此共球畢集薄海臚歡為史冊罕觀之會而于倚任大  
臣反有所苛察乎但因慶洽昌期止以受禧稱祝為樂

而于有干法紀之事亦復稍事姑容則國計民生致滋  
叢勝豈仰體 上天嘉佑朕躬欲福錫民之意况此次  
舉行慶典止因中外大臣請詞籲懇不得已勉從所請  
原非朕之本懷朕之所慶者惟在而暘時若吏治民康  
以期共躋斯民於仁壽之宇而不在華祝備謳之虛美  
此可告之天下臣工者若內外大小臣工以本年為朕  
慶祝之辰即身獲愆尤可以仰邀曲恕遂爾意存懈忽  
不思奉法急公則是自貽伊戚朕必不肯因舉行慶典  
稍存姑息也朕臨御五十餘年代 吳蒼惠養兆民孜  
孜不倦今距歸政之期尚有五載朕惟有日慎一日以

飭

整綱為先務而敎幾兢業健行不息之精神必較從  
前治益求治以貽萬年無疆之休朕以此敎子孫及內  
而閩部九卿外而督撫藩臬俱當以朕之心為心朕之  
政為政各矢恪誠共襄郵治但外省督撫見朕治一貪  
污之吏德一廢弛之員當時未嘗不稱自儆惕及至事  
過輒忘惟知養尊處優安享豐腴全不以勤求民瘼激  
飭官方為事此等錮弊相習成風自羅法網而不知悔  
朕甚憫焉著通諭督撫等將此旨各敬錄一通揭之堂  
楣入於交代俾得觸目儆心時加滄滌咸臻廉法以副  
朕躬誥、勉勵教誡成全至意

大學士等奏審訊高郵州書吏假印冒徵及有意彌縫之各該管撫司等定擬治罪一摺得旨閱鶚元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吳瑛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康基田著從寬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其起意為首假印誑騙之林之佩夏瑄係書吏舞弊著依擬處斬甲子諭軍機大臣等福崧奏審擬句容縣粮書侵蝕錢粮一案已批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覆擬速奏吳該撫摺內稱前任句容縣吳汾提訊時見其人甚平庸兼有疾病上年曾經康基田等詳請勒休閱鶚元延閣未辦等語知縣有親民之責吳汾才具平庸不能勝任

該藩司等既經詳請勒休閱鶚元何又延閣不辦可見閱鶚元諸事玩誤護庇劣員一任地方廢弛其辜恩負職之處種種敗露見在康基田雖准其贖罪尚未京著留京王大臣監提閱鶚元與康基田質對訊以吳汾若果年力精壯辦事勤幹而康基田披嫌以該員衰病勒休閱鶚元即當據實奏或康基田因勒索吳汾不遂遽爾捏詳勒休閱鶚元尤當嚴參查辦何以緘默不言止將吳汾調任了事將此二層令其當面質對各行據實登答若康基田所詳屬實閱鶚元心存袒護吳汾置之不辦以致縱容該縣書吏作弊侵用銀糧盈千累萬

則閔鶚元玩誤之罪更無可追務須質對明確據實覆  
奏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奇豐額奏抄閔鶚元家人房產摺  
內稱記據趙耕祝徵葦等供出共有寄存銀二萬一千  
九百八十餘兩錢二千六百三十餘十田五百八十畝  
又據署震澤縣知縣王勸查出該縣地方第八都第九  
都等處共田一百九畝俱係閔鶚元名下之產恐就近  
各縣尚有假名置買之田見在密行查訪等語各省大  
小官吏每年祿糈所入積有積餘資置買田產原屬例  
所不禁即與富戶等締結姻親亦事所常有但以本省

大夫置買本省田產與所屬部民鄉宦富家結親往來  
實為大干法紀之事試思巡撫統轄全省一切催徵錢  
糧等事俱應秉公稽察乃於所屬置買田畝則完糧納  
稅該縣豈敢實力徵催並有代為完繳之事皆不可知  
而紳士富民等倚恃與巡撫誼屬姻親假其聲勢必至  
包攬詞訟武斷鄉曲其弊更無所不至著留京王大臣  
監提閔鶚元嚴加訊問此項田畝及與趙耕祝徵葦結  
親若在江甯藩司時已屬牟利犯法若在安徽任內尚  
可無庸置論如在江蘇巡撫任內則閔鶚元之罪更大  
見在令奇豐額檢對契卷年月無難立時查出閔鶚元

豈能始終枚飾耶即使所置之田產係在安徽巡撫任內之事調任江蘇後亦應即時售去于浙江本籍另行置買有何不可並應將與江蘇紳士富戶結親係在安徽任內之處具摺奏明曉諭地方官令親戚等毋得招搖生事尚不失為公正大臣閱鶚元係讀書曉事之人于此等顯而易見之嫌疑竟不思早為引避利令智昏公然將所置田產自行管業而與紳士富戶等交結往來並寄存銀兩生息實屬顛倒背亂天奪其魄如此厥法孤恩朕用伊為巡撫多年任其牟利徇情朕亦深以為愧封疆大吏如此難信朕實為之寒心至閱鶚元所

買震澤縣田契俱係捏名而積存銀兩又分交各處寄匿其居心尤不可問督撫等果自信潔已奉公實心辦事必不萌豫備犯罪之念其豫備此念者必係貪贓環法之人自知行私作弊積有厚貲一經敗露必致查抄入官心懷恐懼方行豫為隱寄親戚假捏姓名希圖查抄時可以遺漏隱匿為此鬼蜮伎倆朕可欺天可欺乎再閱鶚元當四十二年正月內來京陛見正值皇太后后大事伊並未過二十七日即先行出京即云有旨回任亦當應辭伊犯事後朕始向軍機大臣等言之據阿桂言是年奉差滇省于正定途次得信後即日趕回在

涿州地方遇見閔鶚元等語阿桂與閔鶚元俱係國家  
大臣阿桂奉差直往聞信後並未奉旨即行馳回可謂  
識大臣之體而閔鶚元本屬在京其安徽任內有何迫  
不及待之事乃遽爾回任可見阿桂為休戚相關之大  
臣而閔鶚元竟屬全無良心之小人矣予數年來朕因  
閔鶚元在巡撫中尚屬能事此等大臣所關朕啟全其  
名節不肯宣示今閔鶚元昧良昧恩至于此極始將此  
事明言並著傳諭留京王大臣將以上指出各情節向  
閔鶚元嚴加究詢令其逐一登答毋容稍有捏飾  
戊戌吏部議失察句容縣糧書侵蝕錢糧之應任該官

上司及前任兩江總督李世傑等照例分別降調得旨  
江蘇句容縣糧書侵蝕錢糧漕夫一案該省各上司漫  
無覺察錮弊相沿以致奸吏蠹書吞侵銀米累萬盈千  
重徵累民莫此為甚非尋常失察可比是以將總督書  
麟革職鞫問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巡撫閔鶚元知情不  
舉定以重辟李世傑係前任兩江總督在任已歷一年  
於此等重案不能先事嚴查奏其咨實與書麟相埒  
本應嚴加治罪姑念伊平日尚屬能事見已年力就衰  
染患兩腋軟弱之疾亦難望其就痊今在京供職步履  
維艱不能當差辦事且伊籍隸貴州距京較遠李世傑

著加息以原品休致令其回籍所有歷任失察之該管  
司道府等官均照該部所議劉博著革去職銜成汝舟  
夏家瑜鶴齡張銘金汝珪初之樸俱著職索寘安方  
燁著降二級調用餘依議

乙巳諭閩鶴元前任江蘇巡撫任內于高郵州白容縣  
書役偽串假票假那錢粮兩案遷延不奏始則有意消  
弭繼復飾詞掩蓋種、廢弛貽誤其罪甚重經大學士  
九卿按律問擬改為監候本屬罪所應得但念閩鶴元  
于高郵白容二案辦理錯謬之處節經降旨查訊實係  
徇庇屬員心存迴護任無內尚無別項貪贓飭法情節

此等庇護徇私之事各省督撫中即不能保其必無特  
未經敗露得以倖免耳閩鶴元竊禁園園已經歲餘且  
年逾七旬著加息即行釋放伊精力已衰並非不可少  
之人亦不足再加錄用著即令其回籍閉門思過閩鶴  
元益當感激朕法外施恩自知愧悔

丁丑諭上年高郵州假串胥徵一案係巡檢陳倚道揭  
報破案審鞫得實彼時若將該巡檢即為推用恐各省  
聞風效尤致起吉奸之風是以未即加息升用但該巡  
檢于書吏通同舞弊之案竟能首先揭報不避嫌怨所  
告皆實究屬持正見在事隔年餘著該督即將該巡檢

陳倚道送部引見

戊子諭朕普錫春祺業經疊頒恩旨嘉惠臣民復命查  
從前臣工內因過誤有賠項未清者經軍機大臣開單  
具奏如文俊裴宗錫閔鶚元福崧陶昂五員俱曾緣事  
查抄其名下尚有未完銀兩朕臨御六十年辦理庶務  
一秉大公至正于諸臣功過權衡輕重賞罰從公寬嚴  
悉當從不稍事苛求此等緣事查抄之員皆因其在任  
時或瞻徇貽誤或亂法營私其籍沒家產實屬罪由自  
取所有未完銀兩本應著落該家屬子弟照數賠繳第  
念丙辰年即屆歸政之期見當春韶令節章敷愷澤破  
格施恩著將文綬等五員名下未完銀兩概予寬免此  
外如尚有似文綬等之曾經查抄家屬實在無力完繳  
者著各該旗籍查明具結咨報戶部題請豁免以示朕  
法外施仁恩加無已至意



存分寓土行實

處士沈諱頊字公玘存分則其諱也世居吳興郡城  
 東南二舍曰馬安其先出自梁尚書休文後因兵亂譜  
 牒散失世系中闕而周徽有字宗禎者宗祥有孫令孫  
 令生通甫通甫生當臣皆潛德弗顯好善多陰積皆曰  
 尤解蓋之歲儉即發倉廩分濟之食是以鄉里無餓殍  
 或遇婚喪貧而不能舉者亦必出私財以助之德及人  
 私謚曰有身寓士有身生景王產業甚豐饒洪武初  
 為家右相長民誦其寬平官府亦嘉其詳而不害是以  
 終身喜過恣自物物外寓土娶郡城名族令氏元漢陽

府學教授全觀國之女孫有淑德生存分存自幼穎  
悟不類凡子甫九歲失怙母能教不啻塾字隸成  
人多與諸紳大夫交遊故漸染詩書及諸子所  
晚大義其甄別辭章優劣雖文士弗過也雖父獨為  
長語慮弗臻言不妄出步履不矜澤惠已惟為信不  
不勝執紼不飯梁指玉於用窮郵賈射粟然無吝色  
鄉人假貸有經年無償者還之其勞而莫之嬰車邑前  
在葉氏元祐間嚴州府相盧敷之傳葉元章之女生子  
三長曰渭早歿次曰淵次曰涵皆能樹立幹父盡女二  
長適徐氏次五室孫男五曰全熙全怡全和全壽全慎

孫女三俱配名族存分生於洪武己未十一月二十四  
日今年六十有六自以年迫衰頹人難於請死事宜預  
立於是闢地於馬溪之上為壽藏旁築一小室曰懷善  
齋以終焉息云正統九年七月日書

此志先大夫春齋公親筆

遺稿奉贈

島田翁先生

大清國歸安陸樹齋敬誌

時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日





以下  
5 / 丁  
白紙

